

花束序

周作人

法國迭崇 (Dijon) 大學教授拉姆貝爾 (Ch. Lambert) 用世界語所寫的花束 (Bukedo)，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現在經友人王魯彥君譯為中文，就要出版了。這書裏一總有三篇論文，都與文藝學術很有關係。第一篇是講古希臘人在天醫廟求治病的事情。亞斯克勒比阿思 (Asklepios) 本是亞坡隆 (Apollo) 的兒子，他的父親有「派恩」(Pain) 的別名，與牡丹有關，知道用粉丹皮止血，給戰神醫過金瘡的，所以他確是世醫，有起死回生的本領，一方面却招了冥王之怨，經他的祖父宙斯大神一個掌心雷把他打死了。但是他終於成了醫神，受後人的香火，在藹比道洛思地方的廟最為著名，幾乎成為古代人民的醫院，每年有許多人去睡在廟裏，等候尊神到夢中來開方子或行手術，給他們醫治這些疑難雜症。這個名稱叫作「睡廟」(Enkoimesis)，直譯起來是「睡在裏邊」，是一種很古的信仰療法，據德西瑪格奴思 (Hugo Magnus) 博士教授在醫學上的迷信裏說，希臘喜劇家亞列思多法納斯 (Aristophanes) 的財神 (Ploutos) 裏，便已諷刺過這種習俗，這已是二千四百年前的事了。拉姆

(97)

貝爾根據了考古學的材料，把牠記錄出來，成爲一篇實益與趣味混和的文字。基督教得勢之後，睡廟的辦法變爲睡禮拜堂了，希臘德諾思島的聖母最有效驗，希臘現代民俗與古宗教的作者洛孫 (J. C. Lawson) 親見堂中睡滿了病人，一九一七年希臘王君士但丁病時，大主教還會把聖像迎到宮裏去過哩。這類迷信在歐洲也有，中國書上所說的于忠肅祠求夢，以及江浙老嫗的「宿山」等，也是同一類，不過不限定是治病罷了。

第二三篇論文都與文藝相關，其一是講印度名劇沙恭達羅 (Sakuntala)，其二是論法國童話林中睡美人的。關於沙恭達羅，我們且引用曼殊和尚在文學因緣序上的話當作說明：

『沙恭達羅者印度先聖毘舍密多羅 (Visvamitra) 女，莊艷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婆 (Kalidasa) 作劇曲，紀無能勝王 (Dusyant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 William Jones 始譯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爲譬說，遂爲之頌，則沙恭達羅一章是也。Eastwick 譯爲英文，衲重逐譯，感慨繫之。印度爲哲學文物源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hrata) 羅摩衍那 (Ramayana) 二章，衲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閎美，而今極目五天，荒丘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弔斷塔頽垣，淒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號風萬木烟」句，不亦重可哀耶。』

著者把這個沙恭達羅介紹給我們，又論及印度的戲曲，這于我們素不留心亞洲文藝的人，是很有趣，也是很有意味的。睡美人的故事本來是滿天飛的，但是第一個把她捉住，將她的花容描在紙上的乃是十七世紀法國的貝洛耳 (Ch. Perrault) 先生。他那一本小書過去時光的故事出世之後，學藝界上發生了好些重要的變化，一種是安徒生 (Andersen) 派的文學童話之創作，一種是格列姆 (Grimm) 派的民間故事之蒐集，以及這些故事之學術的整理與解釋。即如那睡美人，既可作老老少少娛樂的讀物，又可以從仙女，法術，長眠，英雄各節作民俗學的考究，得到極有興趣的新發見，實在是從前的人所沒有見到的。但是，這種考究也比較地還是很新的學問，安特路蘭 (Andrew Lang) 發刊他的神話儀式與宗教至今纔四十年，有些人似乎還不大相信他的話。花束的著者彷彿也還是氣象學派的門徒，容易「到處看出太陽」或是露水，這在我外行的個人看來覺得是不大很對的。正當的解說恐怕要推蘭氏，在他所校訂的貝洛耳故事集的序論裏。

中國近來漸漸有人來從世界語譯書了，但向來所譯的都是小說或詩歌，翻譯論文這還算是第一次罷？使人知道世界語所寫的除小說詩歌以外還有很有興味的論文，使人更進一步去讀這些論文，這于世界語運動很有關係，是極好的事。魯彥的書初譯成，我就說給他寫

一篇小引，但是一直拖延至今，原稿又已不在手頭，所說的話有些或與原書有點參差亦未可知，地名人名的音譯更不免紛歧，這都要請魯彥原諒的，至于序文之做得不行，那是更不用說了。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周作人。

東抄西襲之十二，十三 劉復

(十二) 北語詩

宋葉隆禮所撰契丹國志卷二十四，載『余靖尚書使契丹，爲北語詩，契丹愛之，再往益親。余詩云：

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

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

微臣稚魯（拜舞也）祝茗統（福佑也），

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

國主舉大杯謂余曰：「能道此，余爲卿飲。」復舉之，國主大笑，遂爲醇觴。』又載『刁約使契丹，爲北語詩云。

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

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政防閣）。

東抄西襲之十二，十三

五

饒行三匹裂（匹裂，似小木器，以木爲之，加黃漆），
密賜十狸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梁，嗜肉，北朝爲珍膳，味如豕肉而脆）。

這兩首都是中國語夾雜了外國語做成功的詩，和上海灘上所傳的

『是』是『也斯』 『不』是『挪』，

『來』是『客姆』 『去』是『戈』，

『廿四銅鈿』 『窘的浮』，

『一塊洋鈿』 『混大羅』，

四句，可以列入一類。但刁詩只是遊戲之作，余詩却是很有用處的：雖然時間已經隔開了好幾百年，而當時外交家的聲音笑貌，猶得藉此約見一二，不可謂非吾人之厚幸也！

（十三） 二十一年前的北京

宣統元年好像還是眼前的事，然而屈指一算，已有整整十九年；打個九五折算起來，已有二十年了。我是民國六年到北京的，眼看得十年來的北京，並沒有什麼變動，便以爲從前的北京也是這樣；或者說，要再壞，也壞不到什麼地方去了。不料昨天在冷灘上買到了一本

關陵憂患生所作京華百二竹枝詞（書成於宣統元年十一月），粗粗一看，便不禁『余生有也晚之悲』：原來北京今日所有幾件差強人意的，還是那時仗着『預備立憲』的威靈構造成功的；在那時之前，真不知是怎樣的一個混帳世界。今從書中摘抄幾段有趣的註解；至於詩，却因做得實在不大高明，恕不恭錄。

京城小巷，幾不容車。兩車對面而來，萬難行走。兼之車夫習氣，向以相讓爲羞。鬩罵百端，於事何濟？兩頭後車踵至，遂至欲開而不能。今由警局詳訂路線，出入不得任意而行；『插車』之事，自此免矣。

出入車馬，前門最多。往日一經『插車』，動致時許。今則東出西入，井井有條；往來行人，無不稱便。

正陽門外，馬路平坦，兩旁栽種楊柳馬櫻各樹，紅綠相間，映帶鮮新；往來行人，樂而忘倦。

從前大街，中高數尺；左右兩路既形偃仄，又隨意排列貨攤；車馬行人，擁擠尤甚。今一律改修馬路。

當日前門，上燈卽閉；閉門之頃，行人車馬，競走飛馳；少遲卽不及入城矣。三更時卽

開門；然許入不許出：凡入城者名爲『倒趕城』。今則出入無禁，殊便行人。

九月二十七日，孝欽顯皇后金棺出都，海墘一帶，馬路用碎石填平，灌以石灰水，名爲『桃花漿』，再以汽輾軋堅。此等修法，謂之『鋸子活』：報紙人口，交贊不休。以後各處馬路，均仿此法。

各街徧修廁所，不准隨意便溺，街巷禁止傾倒穢物；備有車輛裝載居民糞土，以搖鈴爲號，人皆便之。

各街溝眼，盡設木欄，又多點路燈，不至再遭當日傾陷之患。

十丈緇塵，僕僕滿目；京華習慣，自昔爲然。今有清道夫終日洒掃街衢，直不啻常在春雨後矣。

馬路既修以後，車輛不得任意停放。從前騾馬馱諸車，不得復見（句有語病）；兩邊車車之聲，遂絕於耳矣。

街市巷口，樹立牌樓，異常華美，皆由各處居民集資購置。遇名稱不佳者，諧音更改；如蠟子廟改協資廟，閻王廟改延旺廟，劈柴胡同改關才胡同之類。

這些事在我們看來都很平常，在當時却已驚喜贊嘆，視爲了不得的盛舉。可見這二十年來，

北京的確是有進步的；只是我們沒有見到從前的事，所以『得福不知』。

從前倡察偶觸人怒，即輾轉藉勢封門；花界畏之，甚於狼虎。自納花捐後，不得復作強暴之行；於公於私，可稱兩便。

京師向無夜戲；現各班均以義務開演，爭奇鬥勝，日盛日增。從此夜夜演唱，不復禁止。

自文明茶園創立，始有婦女赴園觀劇之事，男女只以上下樓別之。嗣後內外城諸戲園，爭援此例，開演夜戲。

飯館向例，不准招伎侑酒，故只有像姑出入。近來風氣大開，花界中人紛紛來往，幾不見像姑跡矣。

舊日像姑堂子，門內必懸角燈一盞。櫻桃斜街素稱繁盛之區，今已寂無一家；即韓家潭陝西巷等處，亦落落晨星矣。

這幾件事，也可以作為進步論。

從前宴客，一席多不過十餘金；近日豪士宴客，動踰百圓。昔人舉動，太寒儉矣。這算不算進步，却是疑問。但以提倡汽車主義的胡適之看來，當然也應以進步論。

東交民巷中充洋巡捕者，嚴阻諸色車輛行走，獨馬車可以任意奔馳，無論乘坐何人，概置不問。今每歲出修路費五千元，始准行車。有心人經過此巷，能無感動於中。

這無關於進步與否，不過是我們不大知道的一件事罷了。

京城賤役，如輿臺皂隸，以及剃頭修脚之輩，無不自稱其母曰『我們老太太』，其子曰『我們少爺』，稱其同業之母則曰『你們老太太』，同業之子則曰『你們少爺』，稱呼之濫，可謂已極。惟不自稱其妻曰『我們太太』，同業之妻曰『你們太太』，大是怪事。

『老爺』『太太』的普遍化，是北京語言中的一個大進化，因為中國語言中，沒有一個人對人的普通敬稱，如英語的“Mr.”與“Mrs.”，法語的“Monsieur”與“Madame”，德語的“Herr”與“Frau”之類；而將來能於有這資格的，亦許就是北京的『老爺』『太太』。到那時，我們看見掏毛廁的老王來了，就說：『王老爺，您好啊，來掏毛廁啦。您喫勒沒有？』那就真到了一切平等的境界了。

哈提翁爲什麼不寫戲劇

郁達夫譯

(Why I don't write plays.)

(本篇於一八九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初發表於 The Pall Mall Gazette 紙上，又於同年九月一日與作者之照相手書，並即於 The Pall Mall Budget. 上。蓋因威廉愛姆，亞楷 (William Archer) 在二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 上發表意見，力說文學和戲劇之不可分離，并以兩者之違隔，歸咎於當代之小說家，並欲促小說家等亦撰具有戲劇外形之文字，相與提倡。因而 The Pall Mall Gazette 紙，即邀國內名小說家，昨下列之三種答案：

- 1 先生對於目下小說與戲劇之分家，以爲與文學及舞台有利乎抑有害耶？
 - 2 先生在過去或現在亦有作戲劇之意否？若無作戲劇之意，則
 - 3 先生何以以小說爲比較便利於發表先生之理想？對此三問，哈提之答案如下：)
- (一) 對於舞台或有損失，然對於文學固無害也。

哈提翁爲什麼不寫戲劇

(二)亦常有作劇本之意，而事實上亦曾將數篇戲劇之大意記出。但在目下，却無固定作一劇本之意向。

(三)因，概而言之，小說對於事物之真意真情，比戲劇更有切近之範域可尋。尤因目下之戲劇狀態，具有下列之種種缺點，(一)劇中脚色，須規仿講員，並非演員能規仿脚色，(二)舞臺監督，對於一真有創意之劇本，並無上演之胆量，(三)劇中背景大抵勉強排置，剜肉補瘡，以求適合於不完不備之舞臺建築，雖觀客亦祇在求前後趣味之開展，而對於秩序次第，並不注意。此種專橫獨斷之裝置方法，似係由於以表現山崗，城市，衣飾，器具，金銀食器，珠玉寶石以及其他各種真假附屬物品為重，而以再現人類之真切熱情為輕；殊不知實質舞臺之真義，不過為一慣例的寓意的空間，在此舞台上之附屬物品，只以能暗示時地為止境，而以不致有妨於動作熱情之襯托為理想也。

(附注)本篇亦係由 *Life and Art by Thomas Hardy* 一書中譯出。原書出處，已在本刊四卷第一期裏寫過一點，不過第一期上的『哈提翁意見零拾』的第一條裏，把那篇東西發表的月份弄錯了，應該在此地訂正一下。哈提的『小說裏的方言土

語』一篇，係於一八七八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在 *The Athenaeum* 上發表，第一期裏把牠誤寫了『九月』，應該改正。還有我的譯文，完全是一種意譯，以不失哈提翁的真意為主，文章中形容詞之裝置，和文句前後的調遣，未必能和原文一句一句的合致，應該請讀者注意。原書美國版的哈提翁之『生活和藝術』，定價極昂，且祇限於二千冊之 *Limited Edition* 所以我想，閑來無事，就一篇一篇的把書中的大意譯出來，現在所譯的幾條，不過是後面的小意見而已，還有前面的幾篇論文，如 *The profitable reading of Fiction, Candour in English Fiction, The Science of Fiction* 之類，因為語澀稿長，想等有空的時候，再慢慢兒的譯出來以餉讀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一日，達夫誌

日記九種

郁達夫先生的新著

實價七角半

日記是最富於真實性的文學，是文學的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有美麗而細膩的散文詩，有靈活生動的小品文，有刻劃心理變遷的小說。讀日記比讀有始有終，變化莫測的小說更有趣。倘若不信，請一讀郁達夫先生這部日記便可以證明了。

在這部日記裏，我們不但可以欣賞這部日記的自身，並且藉此而赤裸裸地窺見郁達夫先生的實生活使我們讀他的其他作品時，能以得到更深切的了解。

過年

衣萍

地點 上海附近的某縣城裏。

時間 某年的十二月除夕。

脚色 薛冰

薛太太

米店夥計

油店夥計

縣知事

兵甲

兵乙

(111)

過
年

一五

(一)

薛冰 自家薛冰是也。今天十二月三十日，到學校去等了一天，薪水分文未曾領得。眼看討賬的人不久要來了，不免請太太出來，商量，商量。有請太太。

薛太太 喂，老爺，回來了。

薛冰 回來了。

薛太太 薪水領得了幾成？

薛冰 一個大也沒有，一個大也沒有。

薛太太 呀……唷！怎樣一個大也沒有？前幾天不是你自己說大話，年底一定可領得幾十塊錢麼？今天米也吃完了，油也用盡了，我正想等你拿了錢來，好去買米，買油，買菜，買肉，預備快快活活的過年。那知道——呀……唷，老爺，我看你今晚討賬的要來，怎麼辦？明天吃什麼？喝西北風吧！

薛冰 沒有米麼？到米店裏賒去。

薛太太 呸！老爺！我看你真是一個糊塗虫！你是個讀書人，怎樣不明白，三十晚是結賬的

時候，「前賬未清，免開尊口！」

薛冰 學校裏能欠我們的錢，難道我們便不能欠店家的錢麼？

薛太太 老爺，我說你只會教體操，只會喝「一二三」，連這點道理都不懂！你吃了人家的米，燒了人家的煤，怎好不給人家的錢？店家如何比得學校？俗語說得好：「冤有頭，債有主。」學校裏欠你的錢，你爲什麼不去找校長要呢？

薛冰 哼！不用提起！我趕到學校裏去，學校裏說校長回家了。我趕到校長家裏去，家裏說他到教育局裏去了。我又趕到教育局裏去，局裏說教育局長同了許多校長一同趕到南京去了。你想，那裏有這麼回事！這都是騙人的話！說謊原是教育家的老本領。太太，難道你還叫我連夜趕到南京去不成？

薛太太 (哭介) 天呀！天呀！我怎樣這般命苦，嫁了這樣的臭男人呀！三十夜沒有一個錢過年，正月初一也沒有一粒米下鍋呀！天呀！天呀！呀！呀！呀！……

薛冰 好太太，好寶貝，我的小猫兒，小鳥兒，小松鼠兒，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小乖，來，抬起你的頭來，讓我 kiss 你一下，一下，兩下，三下，四下。(Kiss 介)

(兩人相抱，Kiss 甚久。)

(114)

薛太太 不要臉！我看你還樂呢。回頭討賬的一來，你該樂不成了。

薛冰 哈，哈。討賬的討賬罷了。難道會逼死我不成？

薛太太 閉口！三十晚上，說什麼「死的，活的」！聽！是不是討賬的來打門了？

薛冰 (聽介)不是，不是，不會的。這是隔壁那個老頭兒喝醉回來打門的聲音。(停一會)

好太太，這半年來，我們倆的確太苦了。學校裏每月只發下五元大洋的薪水，每月欠十五元，六個月，一六，五六三，共欠八十元。我想，今年不發，明年也是少不了的。只要中華民國不亡，總有發的一天。這八十元拿來，一定全數由你支配。我的好寶貝，你的衣服也太不漂亮了。拿着錢，你可以到上海去，到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或者麗華公司去配一件漂亮的衣服，我們倆也可以同到法國公園去逛逛了。

薛太太 呸！上海那樣地方，我再也不去了。那是有錢老爺太太們的世界。你忘記了麼？前兩個月我一個人到上海去，走到靜安寺路，看見一座高大的洋房，上面寫着「月裳公司」四字，我記得報紙上登着的「到月裳去！到月裳去！」的話，就老老實實的走進去了。走進去一看，裏面擠滿了許多美麗非凡，裝束奇怪的太太，小姐，姨太太，老爺，少爺，都在那裏量上量下，看七看八的定做衣服。我就臉上

一紅，因為自己身上的青布衫，青布裙，實在不配站在那裏胡混。那知道當我正在呆想的當兒，我身邊的一位太太或者是姨太太趕快地把她的錢袋緊緊一提，斜釘了我一眼，說：「你在這裏幹麼！滾出去罷。」哼；她竟當我是做小偷了，那知道我也是杭州女子師範畢業出來的學生呢。我當時本想分辯，說：「我同你一樣，是來定做衣服的哪。」但摸摸自己袋裏，只剩得一些銅子兒，只得忍氣含羞地走出來了。唉！上海，上海，那裏有窮人站的地方，我立誓到死也不再去了！

薛冰 哈，哈，哈。將來你有了八十塊大洋，再走到上海的「月裳公司」去，包你就不會被什麼太太或姨太太擠出來了。

薛太太 老爺，閒話少說了罷。我問你：今晚米店裏來討米錢，油店裏來討油錢，我看你將怎麼辦？

薛冰 (想了一刻，大笑) 哈，哈，哈，有了，有了。我記得從前在什麼書上看見一副對子，係一個有名的會欠賬的人做的，上聯是：「善討，惡討，寬討，緊討，你僅管討。」下聯是：「多還，少還，全還，半還，我總不還。」哈，哈，哈。好一個「我總不還！」記得這一句話，再欠天大的賬，也不要緊了！

(116)

薛太太 (笑介，用手指抹抹自己的臉) 老爺，我看你真不害羞，說出這樣無賴的話來！我問你：照你的無賴法子，就算把賬躲避了。家裏米也沒有了，油也沒有了，明天早上吃什麼？

薛冰 噯，噯，(摸摸自己的肚) 肚子早已餓了，今天一早出去，只吃了兩個燒餅，到如今什麼東西也沒有吃。好太太，你還教我等明天麼？今晚該弄點「半夜餐」吃吃纔好。

薛太太 拿什麼去買東西給你吃哪？箱裏的東西，早已賣盡當光了。只剩得我身上這一件棉袍，……唉，旁人的太太，在這樣的冷天，穿的是狐皮，貂皮，貓皮，我是什麼皮也沒有，只有一件棉袍。……

薛冰 哈，哈，哈。皮袍，皮袍，皮袍是禽獸穿的東西。親愛的太太，文明人纔不穿皮袍呢！——好，如果你歡喜穿皮袍，明天我可以去打死幾隻狗，把毛剝下來給你吊件皮袍，好不好？

薛太太 呸！我又不是叫花子，要什麼狗皮的皮袍！

(薛冰走近薛太太，灣下身子，從薛太太的棉袍底下摸摸薛太太的下部，薛太太的

臉紅得像火燒一般。)

薛太太 你搗什麼鬼咧！這樣動手動腳的！

薛冰 好寶貝，你還穿着花絲格的棉褲呢。(低聲)把你的褲子脫下來，讓我拿去當舖裏當幾個錢來過新年，好不好？

薛太太 混賬的東西！滾你的罷！你要你老婆裸體遊行麼？

薛冰 哈，哈。什麼裸體遊行！外國女人全是不穿褲的！上海的時髦女學生近來也不穿褲子了。上月我在六三花園玩，親眼看見坐在亭裏的一個女學生，翹着雙腳，腳上穿着絲襪，絲襪上的大腿上的精赤的肉全露出來。我坐在她的對面，眼睜睜地望着她的兩條腿，足足的望了有三十分鐘，望得她不好意思起來，屁股一扭一扭的，走出園去了。

薛太太 你這個缺德的臭東西！真是「爛蝦蟆想吃天鵝肉！」(走到門邊，開門望望門外，時寒風亂吹，大雪紛飛。)哦，好冷，好冷！(關起門來，却忘記了加門。)

薛冰 好得很，好得很，大風大雪，討賬的人不會臨門了。

薛太太 討賬的來怎樣？不來又怎樣？橫豎你是沒有錢還人家的。

薛冰 親愛的，我們還是上牀了罷。我們一對窮夫妻，只有牀上纔是我們的俱樂部呢。一年只有一個除夕！我們應該好好的玩一會兒。（走近薛太太，拉着她手，要拉她進房去。）

薛太太 我不去。我心裏有心事，就是上牀也是睡不着的。

薛冰 什麼心事！只要一上牀，往被裏一縮，把袴子一脫，便什麼心事也沒有了。走罷。

（薛冰拉薛太太，薛太太只是不肯去。）

薛太太 我想，正月初一是個緊要的日子！初一沒有東西吃，便是一年餓到頭的預兆！無論怎樣，總該想點法子纔好。

薛冰 （放開手，作憂鬱狀。）有什麼法子呢？借債麼？三十夜是還債的日子，這樣的深夜，親戚朋友們都睡了罷，那裏有錢可借？到店裏去賒賬麼？「前賬未清，免開盤口。」那裏有東西可賒。唉……你既然這樣逼我，我也不想活了，還是自殺了罷。（走到桌邊，打開抽屜，拿出一把剪刀，往喉邊送，作自殺狀。）

薛太太 （惶恐地拉着薛冰的手，奪下剪刀。）為什麼尋死覓活的？今晚沒有法子想，明天總有法可設哪！天不絕無路之人！我的好寶貝，好老爺，來，讓我抱着你一會，讓

我抱着你跳舞一會。我們倆好久沒有抱着跳舞了。交際舞好不好？鴛鴦舞好不好？蝴蝶舞好不好？（夫妻相抱，跳舞片刻，忽然停住。）

薛冰
（忽然喜悅狀）好寶貝，有了，有了。我們倆抱着跳舞，直到天亮。從此以後，誰都不許說話。要是誰忍不住了，誰先開口，誰就得去預備明天早上吃的東西。

薛太太
（微笑，點點頭。）

（夫妻又相抱，跳舞，跳舞，跳舞，跳舞，……）

（本段已完，全篇未完。）

三版
少女日記
衣萍
鐵民
合譯

弗羅特說：——

這本日記是無價之寶！

這是奧國一個少女的日記。這本日記是真實的，發表出來的時候，只改了一些人名地名。旁的句子一點也沒有改。奧國心理分析家弗羅特曾恭維這本日記是無價之寶。可以說是空前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在什麼著作裏看見青春時期的少女靈魂這樣的透澈。裏面最重要的，是使我們可以知道少女對於神祕的注意性的衝動的進程。此外關於家庭間父母兄弟之愛憎，友朋間之親疎，莫不描寫得流麗動人，淋漓盡致。

我們的秋天

綠漪

(五) 小湯先生

我們的好鄰居湯君夫婦，於暑假後遷到大學裏去了。因為湯夫人養了一個男孩，而他們在大學都有課，怕將來照料不便，所以搬了去。今天他們請我和康到新居喫飯，我們答允，午間就到他們家裏。

上樓時，湯夫人在門口等候我們，她產後未及一月，身體尚有些軟弱，但已容光煥發，笑靨迎人，一見就知道她心裏有隱藏不得的歡樂。

(121)

坐下後她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說是美國新出的嬰兒心理學，我不懂英文，但看見書裏有許多影片，由初生嬰兒到兩歲時為止，凡心理狀態之表現於外的，都攝取下來，按次序排列着。據說這是著者自己兒子的攝影，他實地觀察嬰兒心理而著為此書的。又有一本皮面金字大冊子，湯夫人說是她阿姑由美國定做寄來，專為記錄嬰兒生活狀況之用，譬如某頁粘貼嬰兒相片，某頁記嬰兒第一次發音，某頁記嬰兒第一次學步，以及洗禮，聖誕，恩物，

爲他來的賓客……都分門別類的排好了，讓父母記錄。我想這嬰兒長大後，翻開這本冊子看時，定然要感到無窮的興味，而且藉此知道父母撫育他的艱難，而生其愛親之心，這用意很不錯，中國人似乎可以效法。

嬰兒哺乳的時候到了，我笑對湯夫人說，我要會會小湯先生，她欣然領我進了她的寢室，這室很寬敞，地板拭得明鏡一般，向窗處並擺了兩張大牀，淺紅的窗幃，映着青灰色的牆壁和雪白的牀單，氣象溫和而嚴潔。室中也有一架搖籃，但是空的，小湯先生睡在大牀上。

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小被，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他比半個月前又長胖了些。稀疏的淺栗色髮，半覆桃花似的小臉，那兩只美而且柔的眼，更蔚藍得可愛，屋裏光線強，他又初醒，有點羞明，眼才張開又闔上，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

湯夫人輕輕將他抱起來，給他乳喝，並且輕輕的和他說着話，那聲音是沈綿的，甜美的，包含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熱愛，她的眼看着嬰兒半閉的眼，她的魂靈似乎已融化在嬰兒的魂靈裏。我默默的在旁邊看着，幾乎感動得下淚，當我在懷抱中時，母親當然也同我談過心，唱過兒歌使我睡，然而我記不得了，看了她們，就想自己的幼時，並想普天下一切的

母子，深深了解了偉大而高尚的母愛。

記得湯夫人初進醫院時，我還沒有知道，有一晚，我在涼臺上乘涼，湯先生忽然走過來，報告他的夫人昨日添了一個孩子。

我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鞠躬。

又問是小妹妹呢，還是小弟弟，他說是一個小弟弟。我又連忙道賀，他無言只微笑着又一鞠躬。

在這無言而又謙遜的鞠躬之中，我在他眼睛裏窺見了世界上不可比擬的歡欣，得意。

現在又見了湯夫人的快樂。

可羨慕的做父母的驕傲呵！有什麼王冠，可以比得這個？

一路回家，康不住的在我耳邊說道；我們的小鴿兒呢？喂，我們的小鴿兒呢？

(六) 金魚的劫運

S城裏花園甚多，足見花兒的需要頗廣，不但大戶人家的園亭，要花點綴，便是蓬門蕞竇的人家，也常用土盆培着一兩種草花，雖然說不上什麼紫姹紅嫣，却也有點生意，可以潤澤人們枯燥的心靈。上海的人，住在井底式的屋子裏，連享受日光，都有限制的，自然不

能說到花木的賞玩了，這也是我愛S城，勝過愛上海的原因。

花園裏兼售金魚，價錢極公道：大者幾角錢一對，小的售銅元數枚。

去秋我們買了幾對二寸長短的金魚，養在一口缸裏，有時便給麵包屑牠們喫，但到了冬季，魚兒時常沈潛於水底，不大浮起來，我記得看過一種書，好像說魚類可以餓幾百天不死，冬天更是蟲魚蟄伏的時期，照例是斷食的，可以也就不去管牠們。

春天來了，天氣漸漸和暖，魚兒在嚴冰之下，睡了一冬，被溫和的太陽喚醒了潛伏着的生命，一個個圍圍洋洋，浮到水面，揚鬣擺尾，游泳自如，日光照在水裏，閃閃的金鱗，將水都映紅了。有時我們無意將缸碰了一下，或者風飄一個榆子，墜於缸中，水便震動，漾開圓波紋，魚們猛然受了驚，將尾迅速的抖幾抖，一翻身鑽入水底，可憐的小生物，這種事情，在她們定然算是遇見大地震，或一顆隕星！

康到北京去前，說假暑後打算搬回上海，我不忍這些魚失主，便送給對河花園裏，那花園的主人，表示感謝的接受了。

上海的事沒有成功，康只得仍在S城教書，聽說魚兒都送掉了，他很惋惜，因為他很愛那些金魚。

在街上看見一只玻璃碗，是化學上的用具，質料很粗，而且也有些缺口，因想這可以養金魚，就買了回來，立刻到對河花園裏買了六尾小金魚，養在裏面。用玻璃碗養金魚，果比缸有趣，擺在几上，從外面望過去，綠藻清波，與紅鱗相掩映，異樣鮮明，而且那上下游泳的魚兒，像游在幻鏡裏，都放大了幾倍。

康看見了，說你把我的魚送走了，應當把這個賠我，動手就來搶，我說不必搶，放在這裏，大家看玩，算做公有的豈不是好？他又道不然，他要拿去養在原來的那口大缸裏，因為他在北京中央公園裏看見斤許重的金魚了，現在，他立志也要把這些金魚養得那樣大。

魚兒被他強奪去了，我無如之何，只得恨恨的說道；『看你能不能將牠們養得那樣大？那是地氣的關係，我在南邊，就沒有見過那樣大的金魚。』

——看着罷！我現在學到養金魚的祕訣了，麵包不是金魚適當的食糧，或另有東西喂牠們。

他找到一根竹竿，一方舊夏布，一些細鐵絲，做了一個袋，忽忽忙忙的出去了，過了一刻，提了濕淋淋的袋回家，往金魚缸裏一攪，就看見無數紅色小蟲，成羣的在水中抖動，正像黃昏空氣中成團飛舞的蚊蚋，金魚往來吞食這些蟲，非常快樂，似人們之得享盛餐——

(126)

呵！這就是金魚適當的食糧！

康天天到河裏撈蟲喂魚，魚長得果然飛快，幾乎一天改換一個樣兒，不到兩個星期，幾尾寸餘長的小魚，都長了一倍，有從前的魚大了，康說如照這樣長下去，只消三個月，就可以養出斤重的金魚了。

每晨，我如起牀早，就到園裏散步一回，呼吸新濟的空氣。有一天，我才走下石階，看見金魚缸上立着一只烏鴉，見了人就翩然飛去。樹上另有幾個鴉，啞啞亂噪，似乎在爭奪什麼東西，我也沒有注意，在園裏徘徊了幾分鐘，就進來了。

午後康撈了蟲來喂魚。

——呀！我的那些魚呢？』我聽見他在園裏驚叫。

——怎麼？在缸裏的魚，會跑掉的嗎？

——一匹都沒有了！呵！缸邊還有一個——是那個頂美麗的金背銀肚魚，但是尾巴斷了，癱了！誰幹的這惡劇？』他憤憤的問。

我忽然想到早晨樹上打架的烏鴉，不禁大笑，笑得腰也彎了，氣也壅了，我把今晨在場看見的小小謀殺案告訴了他，他自然承認烏鴉是這案的兇手，沒有話說了。

——你還能養斤把重的金魚？」我問他。

(七) 禿的梧桐

——這株梧桐，怕再也難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這樣惋惜地說。

這株梧桐，所生的地點，真有點奇怪，我們所住的屋子，本來分做兩下給兩家住的，這株梧桐，恰恰長在屋前的正中，不偏不倚，可以說是兩家的分界牌。

屋前的石階，雖僅有其一，由屋前到園外去的路却有兩條，——一家走一條，梧桐生在兩路的中間，清陰分蓋了兩家的草場，夜裏下雨，瀟瀟淅淅打在桐葉上的雨聲，詩意也兩家分享。

不幸園裏螞蟻過多，梧桐的枝幹，爲蟻所蝕，漸漸的不堅牢了，一夜雷雨，便將牠的上半截劈折，只剩下一根二丈多高的樹身，立在那裏，亭亭有如青玉。

春天到來，樹身上居然透出許多綠葉，團團附着樹端，看去好像一棵棕櫚樹。

誰說這株梧桐，不會再活呢？牠現在長了新葉，或者更會長出新枝，不久定可以恢復從前的美陰了。

(127)

一陣風過，葉兒又被劈下來，抬起一看，葉蕾已嚼斷了三分之二——又是螞蟻幹的好事，哦！可惡！

但勇敢的梧桐，並不因此挫了牠的志氣。

螞蟻又來了，風又起了，好容易長得掌大的葉兒又飄去了，但牠不管，仍然萌新的芽，吐新的葉，整整的忙了一個春天，又整整的忙了一個夏天。

秋來，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却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葱蘢的綠意，却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也大為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霜了，他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殞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

這時候，園裏另外一株桐樹，葉兒已飛去大半，禿的梧桐，自然更是一無所有，只有亭
亭如青玉的幹，兀立在慘淡斜陽中。

——這株梧桐，怕再也不得活了！

人們走過禿梧桐下，總是這樣惋惜似的說。

但是，我知道明年還有春天要來。

明年春天仍有螞蟻和風呢？

但是，我知道有落在土裏的桐子。

中國文學
史裏的銀
鑛發現了

探討文學作品的新途徑
研究婦女問題的好史料

李義山的戀愛事跡考

著者對於中國文學已做了不少的研究功夫；古來重要的幾個文學家，差不多一個個都會下過專家的研究；所以她在中國文學界的成績是無須再用我們介紹的。現在她却因了對於無題詩所發生的好奇心，又掘出了文學史裏的寶藏。我們自然是要先睹為快的了。

雪林女士著

實價三角半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印行

隨感錄

八三 弔與賀

魯迅

語絲在北京被禁之後，一個相識者寄給我一塊剪下的報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國民晚報的「華燈」欄，內容是這樣的：——

弔喪文

孔伯尼

頃聞友云：「語絲已停」，其果然歟？查語絲問世，三年如斯，素無餘潤，常經風波。以久特聞，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堅壯，豈意中道而崩？「閑話」失慎，「隨感」傷風歟？抑有他故耶？豈明老人再不與風作浪，叛徒首領無從發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餘憤；義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語絲派」已亡，衆恐少息，「擁旗黨」猶在，五色何憂？從此狂瀾平靜，邪說殲絕。有關風化，良匪淺鮮！則語絲之停也，豈不懿歟？所惜者餘孽未盡，禍根猶存，復萌故態，誠堪預防！自宜除惡務盡，何容姑息養奸？興仁義師，招撫並用；設文字獄，賞罰分明。

隨感錄

三五

打倒異端，懲辦禍首；以安民心，而屬衆望。豈惟功垂不朽；曷止德及黎庶；抑亦國旗爲榮耶？效狂飈之往例，草語絲之哀辭，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朝鮮君子，乞勿忽之。

未廢標點；已禁語體之秋，陽歷晦日，杏壇上。

先前沒有想到，這回却記得起來了。去年我在廈門島上時，也有一個朋友剪寄我一片報章，是北京的每日評論，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陽歷的日子被剪掉了。內容是這一篇：——

輓狂飈

燕生

不料我剛作了讀狂飈一文之後，狂飈疾終於上海正寢的訃聞隨着就送到了。本來狂飈的不會長命百歲，是我們早已料到的，但牠夭折的這樣快，却確乎一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當這與「思想界的權威者」正在宣戰的時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結果，多心的人也許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這話當然不確」，「不過」自由批評家所走不到的光華書局，「思想界的權威」也許竟能走得到了，於是乎狂飈乃停，於是乎狂飈乃不得不停。

但當今之世，權威亦多矣，狂瀾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歟？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瀾雖停，而長虹終於能安然走到北京，這個，我們倒要向長虹道賀。

嗚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轟轟烈烈之際，則有五教授慨然署名於擁護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幾何時，而自由批評已成爲反動者唯一之口號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隨線裝書以入於毛廁坑中乎！嘻嘻！咄咄！

語絲本來並非選定了幾個人，加以恭維或攻擊或詛咒之後，便將作者和刊物的榮枯存滅，都推在這幾個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這回的禁終於燕京北寢的訃聞，却「也許」不「會猜疑到權威者的反攻戰略上面去」了罷。誠然，我亦覺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但是，這個，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國旗道賀。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寢。

八四 無題

金仲芸

我不贊成抽烟，但我不反對喝酒，倘若你願意知道這其中的奧妙，你可以坐在我身邊七

晝夜，不要離開我半步。你在這七晝夜內，看見我鼻孔與唇內，透出來的全是內體的炭酸的氣體，而不是外物化成的白烟。你不須思索的一切就都明白了。

戰爭開始了，尙未安泰滿足的人們，以爲這是極大的罪惡，恐慌而咒詛着逃避了。但是，當他們享受了滿足安泰之後，他們也將戰爭當作藝術似的工作了。

反對什麼的，就是無力能做什麼的。咒詛什麼的，就是失意於什麼的。感情是滿足的完成。我抱着我父母的肉體而流淚，哭的是父母的愛情的賜與從此消失了。

自然給我以生命，生命驅使我而有無休止的要求，我舉着短鎗打死了啄食我樹上果子的小鳥。然而我怎能寬恕虐待着我的人們呢。

書頁上一行一行的細字你看過了之後，你趕快喝一盃甘酒。將印留在你腦子內的書頁上的細字的痕跡，沖洗沖洗，使牠立時消滅在你的腦板上。你的腦田內，趣味的花纔可以開苞，結實，種子重新傳播起來到永久去。

看完一頁書，你必須喝一盃酒，待書頁給你翻完了爲止。可是，你注意，喝酒是爲的享樂，而不是爲的麻醉。

有一次我告訴人說：「腳趾是向前的。」以後我會遇着有些人來問我：「你說的是什

麼？」

「唉！你看看你自己的腳呀！」他們都不開第二次口走了。但是，他們並不曾看清了他們的腳趾。他們都以爲腳趾若真的是向前的，人類的恥辱是永久不能消滅了。承認這是對的都是懦弱的狗子。因爲牠們沒飯吃的時候，免不了尋覓屎吃的。我的問題是答錯了。

春蠶行到人的肺葉裏面，尋着了赤色的人的心球，在心球的外面，結了個黃金色的細絲織成的繭，春蠶消失了。

灰色的蜘蛛行來，精巧的結個整齊而合着格式的網，將黃金色的繭，輕穩的綑繫在人的粉紅色的肺葉的內面。

時日過了，月年過了，心球爆炸了，炸成了碎末。黃金色的繭裹着，灰色的網綑繫連着，碎了的心，不能遺漏出一小片碎了的心肉出來。

於是，碎了的心片，互相愛戀着，由愛戀而引起了戰爭，由戰爭而得了安樂，由安樂而發生了痛苦，由痛苦而造成了工作，由工作而激起了階級，由階級而了解了平等，由平等而

(135)

煽動了殘殺，由殘殺而產生了慈善，由慈善而關閉了黑暗，由黑暗而透露了光明。

種種，種種的轉旋，赤色的心由赤而紫，由紫而藍，由藍而黑，由黑而焦枯。由焦枯而赤，而復成爲了整個的心球，心球永久的居住在繭殼內，繭殼永久的繫連在灰色的網縷上。

但是，這於變化上有什麼關係呢。這完全是生長，是發育，是時日月年的經過，是人生的需要，是藝術的背景。奇異的是只不足奇異。

八五 丙和甲

季廉

學生會刊行的章烈士三一八死難之一的章杰三紀念集到了，我打開一看，見有梁任公「陸放翁送蔣司業詩借題章烈士紀念集」幾行字。旁邊還有「甲寅暮春啓超」六個小字。我很奇怪，今年（民國十五年）不是丙寅年嗎？還恐不是。翻閱日歷，的確不是甲寅，而是丙寅。我自己推算，章烈士死時，二十三歲（見紀念集陳雲豹章烈士行述）。甲寅在烈士死前十二年。現在若無公曆一九二六年同民國十五年來證明烈士是死在丙寅年，我們一定要說烈士是死在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那一年了。這樣一算，烈士死時，應是十一歲。我們還可以說

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的那年，同時在段執政手下作教育總長，或司法總長。——這個考證，也只好請研究系首領，研究院教授來作吧。大人先生，學者博士們呵，天干地支是國粹之一，要保存不妨保存，可是有那鬧笑話，不如不保存吧。文明的二十世紀，有公歷一九二幾或民國十幾來紀年，用不着那些古董玩意了。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編者謹案：這是去年的稿子，不知怎地昨天寄到了。作者現在才寄出歟，抑在路上郵了一年歟？不得而知。據愚見，學者是不會錯的，蓋「烈士死時，應是十一歲」無疑。謂予不信，則今年「正法」的亂黨，不有十二三歲者乎？但確否亦不得而知，一切仍當於「甲寅暮春」，佇聆研究院教授之明教也。中華民國十六年即丁卯暮冬，中拉附識。

周作人先生著的散文集

中等學校



文學課本

I. 自己的園地

這是周作人先生所作小品文的選集，內計『自己的園地』十八篇，『綠洲』十五篇，雜文二十篇。胡適之先生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說：『近五十年來國語文學的成績，第三是白話散文的進步。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極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全書計共三百頁，有插圖多幅。原由晨報社出版，兩年。銷數逾萬，現由周先生將內容重行增訂，歸本局出版。實價八角。

II. 雨天的書

這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共有五十篇，是周先生自己從他的作品中精選出來的。文字冲淡自然，且含有深刻的意味，為近今美文中鮮有之佳品，實白話文學之最好範本也。實價八角。

III. 澤瀉集

這一部是周先生自己精選生平最得意的作品的集子。周先生的散文是怎樣的雋逸深刻，早有公評，用不着多介紹。實價五角。

補救世道文件四種

甲 「樂聞於斯」的來信

魯迅先生：

在黎錦明兄的來信上，知道你早已到了上海。又近日看語絲，知豈明先生亦已卸禮部總長之任，語絲在上海出版，那位禮部尚書不知是何人蟬聯下去呢？總長近日不甚通行，似乎以尙書或大臣爲佳，就晚生看來。

不管誰當尙書了吧，我想，國粹總得要維持，你老人家是熱心於這件工作的，特先奉贈禮物二件，聊表我之「英英髦彥，亦必有軼羣絕倫」的區區之見也。

(139)

宣言是我三月前到會裏恭恭敬敬索得來的。會裏每晚，幾乎是每晚有名人，遺老講經的；聽者多屬剪髮髦生——這生字是兩性通用的——我也領教過一次了，情形另文再表，有空時再來。前幾晚偶然又跑過老靶子路的會址門前，只見燈光輝映，經聲出自老而亮的喉嚨，不覺舉頭一望，又發見了一紙文會的徵求，深恐各界青年，交肩失之，用特寄呈，乞廣

爲招徠，國粹幸甚。倘蒙加以按語，序跋兼之，生生世世祖宗與有榮焉。

不知你住在什麼地方，近來是否住在上海，故請別人轉交。祝福你。

招勉之

一九二七，十二，十五，于S J醫院。

乙 籌設孔教青年會宣言

人心敗壞，道德淪亡；世運浩劫，皆由此生。今我國青年處此萬惡之漩渦，聲色貨利濡染於中，邪說暴行誘迫於外。天地晦塞，人欲橫流，其不淪胥以溺者，殆無幾矣！惟是，今人於水旱災侵，則思集會以賑濟，兵燹賊劫，則思練團以保衛。獨於青年道德之墮落，其弊有甚於洪水猛獸者，則不知設會以補救。無亦徒知抵禦有形之禍，而不知消弭無形之禍乎？同人深鑑於此，爰有孔教青年會之設，首辦宣講，音樂，游藝，體育，各科，藉符孔門六藝之旨。一俟辦有成效，再設學校圖書館等，使我國青年皆得了解孔子之道，及得高尚學術之陶鎔。庶知社會惡習之不可近；邪說暴行之所常辟；而世運浩劫，或可消弭於無形。今日之會社亦多矣，然大都皆偏於娛樂，而注重於青年之道德者甚微，惟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爲吾人斯須不可離。斯會之成，必有能納青年於正軌，而爲人心世道之助者，且

孔子嘗言，後生可畏；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青年會之設即體孔子之意。邦人君子，儻亦樂聞於斯！！

丙 上海孔教青年會文會緣起

今試問揉羅曳殼，粉白黛綠，有以異於亂頭蓬服乎？今試問擊蠶烹肥，紙迷金醉，有以異於含糗羹藜乎？此不待質諸離婁易牙而皆知者也。雖然，世有刻劃無鹽，唐突西施者；亦有久鑿芻豢，偶思螺蛤者；此豈真以美色能令目盲，盛饌能令腸腐哉？毋亦畏妝飾烹調之繁縟而已。我國之文，固西施而芻豢也；通才碩學，窮老盡氣，僅乃十得其七八；下焉者，或至熟視而無睹；後生小儒，涂徑未習，但見沈沈然千門萬戶，以爲不可階而升也，則必反顧却走而去之。故吾謂軍人畏臨陣；婦女畏產育；和尚畏涅槃；秀才畏考試；皆至可怪詫之事，而實情理之所應有者也。滬上爲南北綰轂，衿纓億萬，學校如林，而海內耆宿之流，寓於此者，類皆蓄德能文，不憚出其胸中所蘊蓄以誘掖後進；後進亦翕然宗之。若夫家庭之內，有賢父兄，復能廣延良師益友，以爲子弟他山之助，韋長孺顏之推諸賢，猶未能或之先也。夫天下事果自因生，應由響召，觀於此間近時之風尚，可知中原文化，實具千鈞一髮之力，而英英髦彥，亦必有軼羣絕倫，應時而起者。惟無以聚會之，則聲氣不通；無以徵

(141)

(142)

驗之，則名譽不顯；無以獎勵而提倡之，則進取不速，而觀感不神。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竊本斯旨，號召於衆，俾知拭目而觀西施，張口而思芻豢者，大有人在。同人不敏，卽執巾櫛，奉脂澤，爲美人催妝，飛鞚絡繹，爲御廚送八珍，其又奚辭？（章程從略）

丁 「樂聞於斯」的回信

勉之先生足下。N日不見，如隔M秋。——確數未詳，洋文斯用。然鮮卑語尙不棄于顏公，羅馬字豈遽遠乎孔教？「英英髦彥」，幸毋嗤焉。慨自水獸洪猛，黃神嘯吟，禮樂偕辮髮以同隳，情性與纏足而俱放；A B C D，盛讀于龔中，之乎者也，漸消于筆下。以致「人心敗壞，道德淪亡。」誠當棘地之秋，寧啻「杞天之慮」？所幸存寓公于租界，傳聖道于洋場，無待乘桴，居然爲鐸。從此老喉嘹唳，吟關關之睢鳩，吉士駢填，若浩浩乎河水。邪說立辟，浩劫潛銷。三祖六宗，千秋萬歲。獨惜「藝」有「宣講」，稍異孔門，會曰「青年」，略剽耶教，用夷變夏，尼父曾以失眠，援墨入儒，某公爲之翻臉。然而那無須說，天何言哉，這也當然，聖之時也。何況「後生可畏」，將見眼裏西施，「以友輔仁」，先出胸中芻豢。于是雖爲和尚，亦甘心于涅槃，一做秀才，卽馳神于考試，夫豈尙有見千門萬戶而反顧却走去

之者哉，必拭目嚙唾而直入矣。文運大昌，于茲可卜，拜觀來柬，頓慰下懷。聊復數言，略申鄙抱。若夫「序跋兼之」，則吾豈敢也夫。專此布覆，敬請「毫」安，不宣。

魯迅謹白。

丁卯夏歷十一月二十六日。